



文粹卷第八十六

書九 摠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箕系

薦賢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薦齊孝若書

薦樊衡書

師資

與李勣書

與段校理書

答人求文章書

上韓吏部書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答章中立書

復杜温夫書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韋處厚

相公閣下伏以燕國張公說登朝聖明底寧泰階推心旁求虛已
下納房太尉由布衣振起於門下張曲江自蓬戶發揮於嶺底而
繼播休名龍襲佩相印克懋動德不忝揄揚後之朝望因以興樹不
多二公而推燕國者以雜居君羣倫齊齒下輩崇構棟榦則秒忽
方輕琢飾珪璋則蒙昧未耀哭用既光持之於耳目之前垂後而
無配名節兼大用之於身世之後希古而絕倫夫豈推策考步之

爲乎藏往知來之兆乎其合以尺牘片言申以考跡定貌靈異五行之鍾粹也文章心靈之造形也著誠居業本隱以之顯觀心擇術自難離以之微以是而求則坐決萬方之內立斷百代之下其術既定其道甚明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古訓詞秀人文脫落章句簡斥枝葉游百氏而卒覽折之以歸正囊六義以疾馳諷之以公雅苟堅其持操不恐於賢聖之訕脩其踐立不誘於籍籍之譽言孟軻無楊墨之心揚雄尊孔顏之志形乎既立果於將然至於用心合論操筆注簡排百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湯摘其舛駁趨于夷途徵會理軸遺訓詞波無不踴止超常曲暢精旨置之石渠必有劄向之刊正羣言列之東觀必有孟堅之勒成漢史施之奏議必有賈誼之兼對諸生天既委明于斯人苟回險其道夫得按輪而驅則必混翼乎夫他發精於沈登秉增繳者從而道之固無及矣儻得遊門下信其才能相公得徇公之名有撫奇之實後進幸甚舍人駮御賤役也猶能達掃門之事襍衡雖處薄技也猶能遇非常之華心身辱奉恩顧實百於舍人之儔皇甫湜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湜蘊積才志固百於正平之量處厚百於舍人之勢不能達百正平之心方切恃私於明館明者觀之其恥非一也懼愚鼓其不盡謹繕其書論賦合八首用上可否輕瀆嚴威下情不任戰懼之至

朝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翟匡周室三國存荆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豈且刀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九之時賢不小人皆立于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堯放共工流鯀鯀鯀二苗舉禹稷臯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渴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堯共工之黨於朝禹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爲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湯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不言齊滅之爲桓諱也春秋爲賢者諱

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
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
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豎刁易牙爭
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
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
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
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今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孰有如
執事如賢不倦者乎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可取者則
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
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理亂振卒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
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官武軍節度使之所留截愈皆蒙餅之
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占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
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鮮矣為執事惜焉豈惟朝一人而
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必有平昌孟郊貞七也
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

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驥曰
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
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三皆知言者也豈欺天下之
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具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藜腸亦苦
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復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士也未聞
事之凡賢人奇士皆以有所不為自足世是以難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
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
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如勿盡其才而
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
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一人焉借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
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
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
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
也德與色均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其不
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白其所有文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

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敘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自往拜之以其益於人實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禮吾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情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為道之存焉且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

薦齊孝若書

令狐楚

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為軍中之書記節度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忠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更堪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空考淑年二十四學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疎眉日美風姿外若坦蕩中其畏慎執事儻引在幕下則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一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撥芳刈楚不棄幽遠况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申科家居君侯之化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其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實斯人也請為陛下記其若此惟用與捨高明裁之

薦樊衡書

崔顥

夫相州者先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深識可以軌時俗長策可以安寒暑商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勸崇希代罕遇合育之類莫不踴躍況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曾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玉幣鑿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升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將得奔矢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搆績報國榮家令當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願不昧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墀用增戰汗

與李勣書

田弘正

弘正珍重執事之心積二十餘年竟不獲自道於執事者徒狼狽
 終日常恐空老而無所師誠固內自不安矣自前年朝謁得展拜
 執事於道路之間時苦牽事復略不得伸前時所畜之意彌有不
 足於心矣執事以古仁義發為懲惡勸善之心豈惟當世士
 君子所賴抑亦姬公孔子之心待執事而明白之矣每覽前後史
 策紀其所為古之賢者有出無愧矣弘正近奉制書去魏就鎮自
 念寵榮之極能無憂惕之甚哉且自二寇亂常已來六十餘載矣
 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異趙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積習
 遂為匪人誠可悲矣寢食良常念之以為負經濟不羈之才者執事
 可以將朝廷之化移擴俗之心矣弘正庸虛輒不自意思君子降
 重為邑人啓茅塞之心仰執事坐師氏之筵使鄙夫脩擁篲之禮
 則同之羞姑可掩矣不審執事當俯而就之乎復恥而不就乎今
 輒虛上卒之位俟君子光臨古人有功成不居退得所詣者鄙人
 誦之久矣儻終不拒至誠之情幸甚

與校理段公書

劉勳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捭舌於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相溷真偽
 難辨今雖有提其脰腸以阜衆其必笑而不諒此亦不之怪也蓋
 偽者繁而真者寡況憑區區文字而能取信於人耶所以其編書
 斯久不敢輕奮抑為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盼睞以不倫衆輩敢
 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其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見
 成熟性本庸惰強之惟艱不能勦力盡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
 生而懸弧示有事於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世每
 欲奮擊埃壘破開濤浪從翼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臆可取耳殊不
 知世道隘有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器弛用洗滌他腸味口謂
 言甘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意探情性源白雲霏空虛丹汎波塵機
 不張語默自任湜湜然得全其愚為唐一閑人而家世清風祇承
 厥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於公卿間遽蔭戚施以媚於人拱立下
 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
 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諧歧路難

期歲月易老踐履之道俛然自迷執事濯纓清流敏古多識試與
指其要路將鞭蹇以趨之其再拜

荅人求文章書

柳宗元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此與之不足恢拓之
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爾儻或
得其高朗探其深曠雖有無累則為日月之蝕也大珪之瑕也曷
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曰孔子已來茲道大闢家修人勵元精竭
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及乎文章之
繁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
月高居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代之下率皆縱誕而不克躡蹠而
不進力蹙蹙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
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晚金之頗平好惡繫焉文之廣狹屈伸
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及奮其間者合乎古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
陋今者比有疊迹天抵生而不遇死則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
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波之二子且猶若見况乎未其間著
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
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
事蠶起金聲耳玉耀詎龍蠶育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其奪朱亂
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中編
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又滯而不敢往也今僕所
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首合為一通想令治
書其蒼頡吟諷之也繫轅拊年必有所擇願臨金視何如耳還以一字
示讓與焉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人有儒其業與子血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乎道閣下豈
不謂之惜乎又有與楊雄同代而生不遂師於雄不得聞乎道閣
下豈不謂之惜哉有習於琴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
師曠之道也習於弘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濯孺子
之道也脫二人未至於古然亦無敢是非者以所習有據故也儻
曰吾自能非接受於人也必知其音俚音也其能庸能也嗚呼聖

人之道與琴弧之道相遠矣而琴弧尚能自習之如此況聖人之道乎去夫子千有餘載孟軻楊雄死今得聖人之言能傳說聖人之道閣下耳今人睇閣下之門孟軻楊雄之門也小子幸儒其業與閣下同代而生閣下無限其門俾小子不得聞其道為異代惜焉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崔元翰

月日崔元翰拜上書郎中使君閣下夫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穀草木生於天地而肖天地聖賢又得其靈和粹美故皆今且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其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而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憲章法度禮樂存焉皇陶伯益伊傅周邵之倫則誥命謨訓歌頌傳焉其後衛武邵穆吉甫仍叔咸作之詩並列于雅孔聖無大位由脩春秋述詩易反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立明游夏之徒又述而贊之推是而言為天子大臣明王道斷國論不通乎文學者則陋矣士君子立於世升於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則僻矣然患後世之文放蕩於浮虛舛馳於怪迂其道遂隱謂且得明哲之師長素

正其和源然後教化傳矣閣下紹三代之文章播六學之典訓言高論正詞雅旨溫純深雅博弘麗道德仁義粲然昭昭可俾而本學考風馳雲委日就月將慶終於正心元翰者徒以先人之緒世不敢有二事不遷於他物而其辭亦未獲駭難以為丁抗精勞力未有可採擇喜閣下雖處貴位而有仲尼誨人下倦之美亦欲以素所論撰頁之閣下然而未肯暇也意流於朋友露其嗤鄙而乃感見稱歎然招納顧惜在簡付以克堪今謹列貢五篇庶垂觀矣復復其一字有踰棋盤之利假以一言若垂華袞之榮不宣元翰拜

答書年中立書

柳宗元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都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尚不敢況敢為君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已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

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君幸怪聚
罵指目牽引而增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歟不暇熟又執手
挈而東如是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
南恒雨少日日出則大吠予以為過言則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
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比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
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吾子
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
豈有過哉顧吠者大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君羊
日以口開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平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
病漸不喜開豈可使啾啾者早夜沸吾耳搔吾心則固僵仆煩憤
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不獨入為人之師耳抑又聞
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羊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
來人不復行近有擗目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
廷薦笏言於卿士其子冠屣應之者咸無然京兆尹鄭叔則愕然
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君而快孫子何

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
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以僕年先
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一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
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
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
文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觀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
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與言誣諛之徒直見愛其故然耳始吾
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為炳炳
琅琅務采色銜聲音而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
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
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
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
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
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
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

其冥大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也余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
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繫
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果非耶有
取乎抑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求以廣是道
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
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復杜温夫書

柳宗元

宗元自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以不對答引與
者然僕誠過矣而生與吾文又十卷意亦多矣文之久而吾頗吾不
對答引與言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永拜冰問其得終無辭乎
且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駸滯多所未論安敢懸斷
是且非耶書括吾必曰周化則孔安可當也嗚人必於其倫生以
直躬見括且無所設今道而不立乃曰周孔豈得無駸怪且疑
生辱亂浮誕無所取揣尺以故命亦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

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謂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
師歸人為文辭之聲名以千數又且得周孔子百何吾生曾中擢
擢焉多周孔哉吾惟少為之不能自彫斷引筆行墨快意墨又意
且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謂乎歟邪哉夫者疑辭
中矣爾焉也者決亂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問人所使用與吾言
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霍燭鵠如者吾取焉道連二
議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為十數言即務
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
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
狀貌疑然類文夫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所負氣誠可也獨要謹充
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宜勿怨亟之一邦以取法時思五言
非固拒吾者乎孟子曰余不肖其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
某白

唐賢文粹卷第八十七

書十摠六首

吳興姚

鉉

纂

自薦

上張燕公書

上裴度相公書

上鄭相公書

上宰相三書

上張燕公書

房瑄

竊惟當今主英臣誠海平天清于相國者更言朝廷之遺闕黔黎之艱阻矣瑄直以有詞不自明微積心無與消散此亦一夫不獲願就相門陳之或議相門重深賤士卒及進言不少非人則廢退而復念止于旬時若借人為容則恥殊特達欲持情徑往則懼致忽遺思所以自苟圖左右見異僭用舊禮獻此玳珪異執具列得啓其書書窮思見其人矣至有輕好行怪易為犯德瑄非敢如此也願左右明之瑄嘗聞既往布衣之士亦賤者也而一人下之三公崇之將欲分其賢愚而係其理亂瑄自料必不能有損益於盛朝徒亦形似英折之蹤辱累珪璋之德希左右以公選瑄因以私進所私者則敢終而言之瑄幼為先相國棄委駑於秦蕪之下因物遂

遷與農者莫辨不忍窘厄然後以留獲為懷將祗若遺謀乃發前
言筐篋有相公述作焉有先君鑒誡焉約之立言依以扶信若赴
古道則適若逢今之人則乖或謂之非或謂之是求我哲匠擊此困
蒙顧此身在下流無聞上士未足為先君之嗣不可見先君之友
況有貴賤之異為之隔闊乎深惟達音者希恐不可再得勿忽不知
相國之富貴如此瑄之貧賤又如此期相國乃曰人以道義求我
我不當以貴賤隔之借如宣父有相國之貴寧拒游夏之徒歟夫
其此心千載一用豈瑄也當之又見禮經有難進易退者戒貪也
起人來學者勸道也瑄趣仁者而久未行何乎衣惟素褐乘非車
馬闖人斥之馭者排之長衢高門驟拜左右則近於論訐豈聞道
之士乎故獻玉貢書以先其意或垂善誘使得登其門假以溫
和之顏賜其清閑之宴大觀崇朝旁見百官上諮為人之紀綱次及
文之利害然後陳百一之誠諷南山之詩醉德寫誠俯而告退
之願也未敢忘也若其取於是日許時入奉一歲之內得再則
曹舍人聞詩禮焉人子畢矣豈有恨哉至如笥有衣裳天有秩

序聖君在上何人不欲如瑄今日未敢生心儻見露之時為左右
所器亦願起自燕國門下令眾人別意瞻矚也令身竭鄙志不覺多
言妨塵宴私憂危失措儻左右垂無窮之惠降不測之禮錫數字
之荅加一介之使則相國保下士之譽小人獲見知之榮光照微軀
價傳多士輒飾瑣貌以俟軒車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通州司馬元稹謹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昔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
陪侍道途不以庸妄諮又章啟則竊聞閣下以文皇勅起居郎書
居安思危四字於笏為至戒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閣下即東
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廢況今四邸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
餘冷束身之歛未堅則推食握髮之意可遽移於高枕擊鍾之逸
矣且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飢者欲食不可
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稹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閣下獨
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納人也甄辨精淨號為名流及其為相也
構置羣材使梁棟榱桷咸適其用人頗隘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

所愛悵是以稟政不累月閣下自外寮為起居郎宰相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邕幕為御史李西川自饒州為雜端密勿津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纁如積等拔於疑礙置於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己之巨敵引腹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斯無蹊隧而正有根本矣及山東沚作上以兵事諮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蓋廉善精微之士素熟於心曾而汎駕乘桴之材未宜量校於左右也比於閣下今日之雄材大略為短矣然而即世之後雖無李嚴廖立之思而十年之內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子皮叔牙之功斯不細矣日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錡內蘊深謀外排羣議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為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勲既建至化方行亦當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又皇帝思危之旨寸以愚揆之欲人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救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為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怨哉何謂救拯而竭誠積

又不敢移之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耶向使元和中年為拾遺二年為補闕不三四年為員外又三四年為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許莫許之以尊席厚則厚矣遽責有隨肝歷膽同廝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為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舒其胼掌置之趨走者又不敢愛氣力悵心髓於和扁也是猶龜鼃之有水鳥獸之有林何嘗愧於水木苟或繫而籠之鎖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喁喁顧慕以報人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閣下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空閣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為抵忌對上以河南掾尉非貶官為說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積終老於貧賤固其宜也儻閣下猶二三年遲迴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惶惶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冊於上前排未立之疑於衆口哉今天下能不有萬一於閣下之才略而由跼足怙脅私自憐其有志力哉况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

人更始特降含垢棄瑕之書且授隨材任能之柄於閣下閣下若不能并湯源痕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餒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辱以能見忌者騁力於通衢上以副聖君咸與淮新之德次以廣閣下常善救入之道使千百年外謂閣下與裴兵部為交相短長亦足為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閣下拔群材於後則盡廢以閣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微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裴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渙汗之條目則為難積雖至愚未敢然也積自十年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故舊尚不敢盡陳其情豈不知干宰相有不測之罪耶孰自忖之與其瘡死蠻夷自題不遇之榜比夫塵穢尊重伏俟危豆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緘獻鄙誠翹企刑書不敢逃遂不宣積頓首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謹齋沐緘書再拜遣隸子

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務日輔相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其愚蒙欲陳所知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內矣亦何敢言今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脩万事精內扣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為有之乎其將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何以苦知自近之耳某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傷時之學者不由所學矜所學也某不敏傷切如之況稟羔羊鴻鴈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絜身畏人負拙自守始亦以孝悌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博聞遊藝行義脩辭人生固然殊不以有為而為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敬趨條目遂希銓擇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館助教某兩應博學宏詞不售一平選被駁又平選始授四門助教也夫人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異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蓄垂名于後代猶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片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

利斗粟希片帛者不能無之其將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有所
分別也某非斯人之徒歟其暴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
門助教限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得
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
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
二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百歲七十者稀其今四十有加矣
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覩高衢遠途矣況先三十年孰知存正
哉其或素其富貴在重泉之下矣付已方人所以知百行脩萬事精
內叩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
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
爵祿廣設名位實待乎德行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
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必乎州閭
鄉曲之譽聲遠人也父母昆弟居萬里之外州閭鄉曲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无
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必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舉也不可虛
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製之庸葦乎役藝使才之致某冗官也政令裁

製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二耳吳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議之
自應奉之致是亦絕著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之學空我之政
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
嶺嶽其奈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獲不有遺秉則滯穗也方秉稀一
萬穗稀一其豈遂當其乎且天地也命之起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
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與
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隊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蹠與之而
短長不相稱行必顛命適遺之隊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
愚不知造物之旨者示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
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從人以能
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
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庶益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
相權身則勞勸適遺之庶幾適遺之屏則如無勸無益也其庸愚不知政化之旨者視之則不之
怪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邦國何其代閩越自閩至于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
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至秦朝無一命之親路无廻眸之責猶孤

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濡其樞乃條
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无私之陽春乎相公爲上
天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何以處其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用
能必盡其材器真宰相之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
人自周及秦有其人自漢而降无代无之洎国朝歷之可數也相
公能以其爲手下濫觴乎似善斯升真善以至似能斯拔真能
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之哉今則猶古筭度
途遠蒼蒼黃造次其惶恐再拜

上宰相三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
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
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才若大陵之
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
美之之辭也其二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多之之辭也
言君子既長育人才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

章曰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汎
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
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
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
子曰君子有二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
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
孰能長育天下之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
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无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
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的人生二十
八年矣名不著於曲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
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
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又抑邪與正辨
時俗之所惑居窮約亦時有感激怨對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
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
乃一得二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望

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
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學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
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泣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
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
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
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
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
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
也其亦行矣鴻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
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
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余攸
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
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
明者耳下之脩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
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

於求位六又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
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
而進焉不必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上任下得其道其勸賞不必
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矣今天
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稀矣王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遺逸者屢
詔內外之臣旁求儒士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
亦見國家之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
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
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屬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
其身不能與時俗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
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續雕琢之文
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長短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
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万不有一得焉彼惟
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音昧唯恐聞於人也今若聞
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於天子而爵命

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閥寬通之士必且洋洋正而動其
心我我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
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
其是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
志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
下之行道知所歸正小子不敢自幸其常所著文輒探其可者若
干首錄在異卷二年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上書及所著
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不知所爲迺復敢自
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人愈聞之蹈水火者之
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
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
望其仁人之救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
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

則將往奔盡氣濡手足惟冀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
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
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
閣下其亦聞而見之歟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歟有
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焚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
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
者也或謂愈曰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
之不知言者誠其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
位者爲之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
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
使等尚得自舉判官元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
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
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足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察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

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奸邪讒佞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冰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特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以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冰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无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吟嘯握髮爲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

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聞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進道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捨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能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黷冒威尊皇

恐無已愈再拜

唐賢文粹卷第八十七

文粹卷第八十八

書十一摠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白薦上王僕射書

北家官書

上座主書

上李侍郎書

上中書權舍人書

上中書張舍人書

上李諫議書

上王僕射書

盧肇

天不自明垂之以日月聖人不自理付之以公卿日月所以成天之文者無私昭故也公卿所以成人之文者無私心故也為天之明行帝之德是公卿與日月同體者也然日月未嘗私晝夜以序明晦以時人生而戴之固無驚爆耳自延頸企踵而望之也及碩人重德恢宏綱於將絕時人莫不拭目假聽後其聲明矣如是則又雖與日月同體與人望之心過之也伏以文物之勢業乎將頽聖上一旦惕然思高祖太宗經天緯地之勤基美於千萬世其術

祗在乎人文之中人文之中則不踰擇士之賢不也故度天下之

德莫重於僕射計天下之學莫深於僕射觀天下文章莫富於僕射兼是三美然後詢於廟堂之上使諮於僕射俯而蒞之其實不啻若移泰山之重以鎮之也夫如是則預於貢士者何敢造次而進哉其本孤賤生江湖間自知書已來六編有微尚窺奧索幽久而不疲垂二十年以窮苦自勵伏念當太平之辰不預兵役農商之伍得盡其志則將欲發其身大其家盡其心於明時以竟其歲也乃志望士林之中及來棘軍下再試皆黜觀望於時而按於事至於得之者未必盡賢失之者未必盡愚意謂隨天下貢士且進且退可以無咎今乃不意偶聖君賢相以僕射為日月昭臨多士莫不屏氣懾息人之自咎若抱罪戾其在工門公族少讀文學尚為夏湯啓僕射之德報于文機其必得天下苦心之人而進之然後優遊盛明為臯為伊以茂生植者也不然豈至於逾二十載復至之乎是知天啓德於僕射在此時也其於此時若不得循端以窺則是終身無藉槩之分也敢布愚拙伏惟特以文之光明而俯燭幸甚幸甚并獻拙賦一首塵冒尊嚴無任惶悚之至

上冢官書

沈亞之

某伏念涖水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育山而大谷不足以室其根長竟不足以惟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轉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蒙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文枝不尺而葉縱其根不能躡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于極成爲衆用故易售于工其在材居相扶策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其牙枿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二礎而百棟賴力負若是脩材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身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衆材備於百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浴不終湯充飢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探善於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爲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視養其所進者性柔氣緩言鼓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爲誣博知爲

強遷善為流立節為詐是皆斤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樞
物機茫乎不知其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
勝也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
盜卒殺守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為理者
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某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
列陶心研慮謨古臣智輔之所以為化至於樂慕賢哲亡其私而
不回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于書得失備
理亂敘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秉朝帥之所以整暴亂
至于奮旅陳師圍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於
帥矣是三者皆業于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為一
從材戴橫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其聞
戎鏡包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興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
幽銅耶而誰寤者夫其應則生其亦蒙矚於光下以
其所抱書詞多鄙又不盡志忤觸清嚴罪無所逭謹再拜

上座主書

劉軻

今月十日祇奉榜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得以言
志刺性頗曾徂隸山野未孰去就悚惶惕息伏惟寬明少具心察
軻軻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雌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
之手雖家至戶到曾不足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己者之論
是私已於有司非公有司於已也軻也愚敢不以是規軻本師上
耕人代業儒為農人家天窳貝末流離于邊特買南鄙邊之人嗜
習翫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捨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篤
敬雖夷貊行矣故處邊如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
方結廬于廬山之陽日有艾夷畚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
力大耋或農圃餘隙積書窻下日與古人磨龍前心歲月復交浸
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子孟子三卷
雖不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為墮棄矣流光自急孤
然一生一日從友生計裹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
親無瓜葛矣夫何能發聲光于幽陋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
不欲持衡者之所斤銖耶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

舉芳入幽不以孤秀不擷揀金子沙不以泥土不取閣下自謂此
心宜如何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則不至再必獻
不至再殆幾乎無則矣伏荷閣下以清明重德鎮定羣慮衡鏡
在子蚩妍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者無屈辭進者無幸言天如
是非獨斯四輩之望而已矣亦宜實公器而荷百祿豈祇區區世
人而已哉軻也生甚微末其乎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
以厚其生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拜手奉書吏部侍郎李公座右夫道有一昌齡有心明公有鑒
三者定矣而又元氣潛行君羊動相詰乘時則利遇難則否斯亦分
於數矣今或者譎觚旁礪以爲己任發心中中無不通雖大愚
之人猶知不可况賢智之士乎茲數者如昌齡之心非不知也明
公之鑒非不明也惟明公能以至虛納惟昌齡敢以無妄進故未
便絕意願就執事陳之若明公以爲隅曲置之度外則昌齡未識
定分爲向時之客乘時不利動則遇否至虛不納無妄不進是使

天下之士求絕望於明公矣豈獨小人哉初聞明公克舉平大雖不
尚小如竭智附賢每見道選數亦已確鎮外物翕然有歸於是窮
居獨閑未用之士將道幽貞千里未審明公何以待之夫夷五品窮
困樂教羈旅孔明躬耕子房養志此四賢未遇之時則乃不遇意
固不能俛首跼步與衆人爭得失於吏曹之門就使四賢生於明
時無所服用則下士之不若也亦當與衆人四方而來竦於明公
之門未審明公何以處之伏惟明公居堂上之陰知日月之次觀
堂下之士知四方之賢若者終不自若也伏惟明公熟察焉天生
賢才必有聖代用之用之於天子先自銓衡則明公主司天下開
塞天下之所由也可不慎之嗟乎持衡取士專在文墨固未盡矣
況文章體勢其多面焉苟不相容則大迂闊一時不合便即棄之
伏恐傷鈎贖之明結志士之怨吁可畏也又有恢恢無明精誠洞
物大不施小屈於章句蓋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焉儻
斯人也木訥自守默然而退明公不以爲賢是小人敢正顏色鼓
喉舌欲伸大直於明公能容之否所爲直者如何明公若以爲羣

區一舉自有常式富貴為懷曾莫下視則明公何以異近代合古
人匪惟高賢雅量在小子亦知之矣明公昔未居此任豈不曰伊
人也棄正任巧我為宗臣必將革之操持升降正在今日伏願密
運心鏡俾無逃形振拔非常以資天軸乃明公論則振拔者亦舊
摩赤霄必將逆進其類以光王國自邇及遠其誰曰不當任乎一
為元龜自可數千百年不衰其政矣敬之無任使小人之口波盪
振駭君子閭閻以俟賢後昌齡久於貧賤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天
下固有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天工或闕何惜補之苟有人焉有國
焉昌齡請攘袂先驅為國士用焚絲之務最急之治實所甘心昌
齡豈不解置身青山俯飲白水飽於道義然後謁王公大人以希
大遇哉每思力養不給則不覺獨坐流涕啜菽負米惟明公念之
直料不得不謀其始夫惟明公深念之投報徇義非一言所能盡
也昌齡常在暇日者鑒略五篇以究知人之道將俟後命以贖清塵

上中書權舍人書

陳喆

春雷作龍蛇不安於蟄戶賢人用君子由太僕於康衢時至氣和而

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小生區區願有所陳伏以今之獻書者語
取士之得失揚威烈之弘鬱多矣刀尺之下固當有在小子淺陋
自陳所抱曾不遑意何敢妄有稱謂以成繁文哉然而忘苦者聲
必哀氣直者辭必端苟察之不惑聽之不失則伯牙不碎琴卞和
不泣玉矣閣下宗文祖德名全道著執贄循牆如喆者固多焉
門屏故人非敢自適前者病中求拜輒以愚弱自疑猶記與善謂
遇長者之眷固無戲言孤省知見踣地無措衣化京塵皇霜七周
分將委運方理歸策適有一外闕舉解至翎羽之羗志氣因存欲
就明試不能自決友人樊生之見謀曰足下與元宗簡不與他解
就試明主足下其審處之李行舉者不然使吾子為主司如君之
負原者將為伸之乎喆曰伸之行舉日就試可也有逃袞曰夫道
窮而心泰者神與之俗變而志定者義歸之時之通塞非智力所
及吾子處不若泰不改其守久矣今主司方以公用駭拘俗吾子
賢淮陰之辱非韓信罪也不賢損益何有於眾人哉喆曰惟欲聞
後命矣敢考功之納樊衡也以為取衡難得衡無後悔與衡易矣

衡有遺恨故開一人之數必容之人到于今不謂衡亦一第而謂
嚴得主司求人之義也伏想閣下志求當甚於嚴也小子焉敢有
希於衡哉懼畏不敢多陳死罪死罪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悅

某白一昨猥辱厚恩及玫瑰散矣靈所有敢不供上輒獻數本
惟怨其非多此物嘗開花明媚可置之近砌芳香滿庭雖管草忘
憂又合歡蠲忿無以尚也夫花卉以明媚芳香之故閣下不憚煩以
無撥則士之有才有藝者必將盡力而搜求人人相賀皆有望於
明公矣某猶慮花卉移植之際或有天閔其生詢諸藝之叟求長
養之術叟曰以吾鄙見先務及時第能當春徙之度地居之順其
陰陽遂其成性根莖未固種之以沃土枝葉未茂既之以寒泉
扶疎鬱映紅芳可得而翫矣觀叟所爲其理信然誠以隨種之姿
願附於玫瑰之末擁土漑泉非明公而誰良時在茲無或遺棄幸甚
某頓首 上李李諫議書

八月日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沈亞之

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凡羽混之
神芝之類府肉菌而腐菌混之嘉蕙之類林分芻豢而林分芻混之非獨混
之而已亦且蒙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者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
目幾能於此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永於時
哉一失其顧以爲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可不痛之輒假所喻願
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
膳者不能味吾之鼎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鼎也更逐膳
者八十輩益不味王恥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
吾體者寡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者老屬袂
而送之曰往矣即鼎也然王曰仰味於君君何以塞之對曰王必以
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鑿火以觀文武之用而
已其味則有椒桂梅醢鹽醢之品在吾撝衆力而調於心此其
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偽雜糅南循戶而唱祈
其售者偽十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爲也梅醢之質類而
舌酸不爲也鹽醢之質類而齶鹹不爲也皆具而不爲滋一旦集

而會之鼎則必空虛矣君焉能揔是之力以成於王也前膳之所
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偽惑君之
智足以樞物才誠能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
醞醢之具必越海逾陸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肥楚
王之體然今閣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紛
紛之具偽而清悟能無勞立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
願因左右者召稍延于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臯謹再拜

文粹卷第八十八

文粹卷第八十八 下書十二 歲附 摠八首

吳興姚

玓

纂

日薦

上高長史書

與韓荊州書

獻南海崔尚書書

上節度使書

與京西節度使書

上江西李大夫書

上崔華州牋

與京西幕府書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二原縣尉趙國李嶠謹再拜奉書長史明公執事
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汗隆故
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
星辰之象其出則摘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
登大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亨吉進退利貞嶠當休明
之期推去就之分滄洲密迹未貞嘉遁之交閭闔洞開不列亨衢之
步顧嘗布仕尺寸徇祿斗升胥僕之與鄰奔走之為役娑娑塵垢
之下蹠蹠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去可見矣抑分氣賤寔須降志顛
而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迴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

為累至於有文無害之政得玉喪寶之談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
以守其愚直任此拙難入門無為言之侶出谷空求聲之援生平
琴曲惟以平調相哀疇昔明遊詎有中入見識誠不幾乎幽蘭芳
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微班預聞賤事佩紛綸之雅訓於
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俟眉宇
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駸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之處囊囊之
池雖願披心膽進款誠雲漢逾院風流遂遠夫客果有能不孤彈
劍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
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八也撫翼尉開銘鼎庭列歌
鍾吐壘二之言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
清九流於心鏡若夫標置度量權衡物理肅公畫策不探弘遠之
規孟子持籌未極精微之數粵若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
二八或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啓乃迴天將大憇紫樞而目送南宮秘
著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拍麾成谷固已羽儀振路馬黼藻羣龍者
焉下疋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刺方致維及示之孔音帛

翹甲幸枉錯薪之薦豈悌之慈允洽敷腴之好不志泊解褐五林
易農下邑希光東壁猶是貧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
鄙賤之質未改提獎之恩已別昔時薑叟草得因地而生今茲桃
李翻以无言受棄豈非時亨其會命塞其通者乎今餘秩無幾
解巾有日便當斂襟初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罷龜策之臧否自
開自落任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耳滅影削跡不干執事之紀
無煩左右之聽徒恨勤誠累歲而丹慊不通服道彌年而白頭成
諺所以低徊歧路杼軸蓬心搦翰操觚而不能已者也夫引往納
來江海所以深廣損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己之求有屈
位而由道汎接之愛或開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高鑰閭奧使屬
睇之目隔逾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絕御賓以之失位
簪客以之無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為黃鶴之舉止景之客不伴真
龍之遊願君侯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黃
金之言不忽當年西女之卒歲則重如能掌府中饒取義之賓輕若
鴻毛節下有徇生之士敢薦狂妄妾惟君侯擇焉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千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賴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拉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人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路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耳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題品便作佳士而今君侯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若茲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聞崔宗之方習祖黎所許堂之

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世術恩無窮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下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九辯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藹莖請給紙墨善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下之明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蛻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為之哉以其進為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為諸侯師默成萬世法而已為退默者為避人得時而退默者自進為進顯者為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為志意雄才盛德不可不兼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牖而自遁者又豈惟退默而已哉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畝四夷不敢犯守陞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豎子弄兵曾無筋穿皮盡之患尋已誅伏然而閣下不謂無其時乎昔

雖立不能以才達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
官校尉夫文家之不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冑也今則仕由
文學著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筦權之地有
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化負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閣下不謂
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士亦固不以天下之廣自隘以居其身不
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已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為守媒待介或
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閣下以為時乎未可乎嗚呼
晚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
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於被濕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自
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鬼神今則力
求而天下笑日暮而郵舍閉今閣下則喻垣塞牖而已雖然當閣
下進為天下利而又顯為諸侯師之時亦何得有踰垣塞牖之說
乎故先自棄南嚮再拜不勝懇懇窮素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舊
報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歌詩共一卷以其頗有逸事大惟
同賜觀覽無憚僂笑

上節度使書

房魯

今之若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皇歎初侍婢娟然衣羅綺
珥環出趨能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公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
俟指公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橫天兒而貢士布衣有塵飢童
無色寒疋驢竭糜而來干謁誠志業不心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為
心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齧肥被鮮曳華指捷乘駿也所
以望者蓋竝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
布衣糲食僮飢蹇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夫賈居闈
廩藏其貨物俟有求者雖巨入必恭然而請賈人言其直則高之
曰必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歷戶而
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色然視之問其直幾
何其唱者且平其直必愈卑之七八戲耳誠金玉其物貨祇以
盜有而竊置為宜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士之干人亦然士
亦不能隱山林羣麋鹿脫俗安態又思孔子干歷削逐如此而不
足以求行道學孔子者又安得傲然自遂而獨善耶亦非得已富

與其人能趨求貧賤之人人必不謂假聲勢也又不謂諂佞也又
不謂利也貧賤之人趨求富貴之人而大謂之假聲勢也中謂之
諂佞也不謂之利也且見自書傳稱說當時英豪智能或云禮士
或云愛客或云薦寵後輩及言窮約節義者則不過不諂於富貴
不惑於貧賤而已今之君侯不惟其不禮士不愛客不薦寵後輩
蓋無意趨求貧賤之人貧賤之人趨求之往往得罪過不一二而
已惟閣下有古英豪之氣必能招采窮困者大道之行則澤布四
海矣不則雲卷一丘閣下識某之心非有覲於閣下而云去其說
閣下且視之為何如其理豈不然耶也俟盡於檠戟之前某再拜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惜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
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惜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且故布
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卑而不驕其事勢相須而
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公大人為國藩垣此行如秋仁行如春戎
狄不申而遠道朝廷高枕而不虞豈宜有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

是以身身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二乎世沈乎功業逐日以新名
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定天下慕義之人使或
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心於河隍然而未至乎是
者蓋亦有其說去豈非待士之道未甚乎遇士之禮未甚優請
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
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
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
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
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待士之道盡於
此而已矣欲求待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鑒以已
固已得其七八矣又博採於人而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行是
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不足頌
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
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學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
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

丁邁來觀其師及此都徘徊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
堦墀之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懼閣下以
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序其
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江西李大夫書

皇甫湜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遑遑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飢
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
茂功鏘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
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
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
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
在下者行卑而迹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
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
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
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

波流相翻包特行者渾衆人抱奇才者之卓識智與愚相
之首不行是以役役棲棲猶鬱鬱鬱鬱而無
才爲周邵之職獨智傑出孜孜以問收按而博觀自江而西沈
潛液澤傳之天下汪洋喧鬧是以發憤之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閣
下之輝光窺閣下之深高下靡其家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
降其尊嚴而省覽之裁其可否而去就之
不錄其罪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充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
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
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耶甚冀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
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爲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
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爲進士者五年始爲故賈相國
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曾
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

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善其氣
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為發露左右恐其意
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
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士固不
足畏其大矣按其本傳志官止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
才如相如有好才如漢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以
四境為心中國耗弱爵上酬於謀臣垂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
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
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自身過於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
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於子虛潘翰八臣則其人自不廢垂老
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
今之時遇潘翰大臣則足以敘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
得失無不經於心謂小生之言何如哉



